

鄭 岩 著
鄭 棐 語 繪

國寶的故事

(手繪版)

年方六千

中和出版
OPEN PAGE
中

獻給媽媽 / 奶奶

劉雲芳女士

寫在前面的話

我大學讀的是考古專業，後來大部分時間在博物館和學校工作，參加田野發掘的機會並不多，但印象深刻。在野外，除了新發現帶來的興奮，還有一種與「今人不見古人月」全然不同的感受。

二〇〇〇年春，我隨安家瑤先生參加西安唐大明宮太液池的試掘。那時，電視連續劇《大明宮詞》正在熱播，但工地上沒有電視機，我一集也沒看過。我住在麟德殿遺址東側的平房內，晚上工作累了，便打開門，登上麟德殿的台基，在巨大的柱礎間散步。這是唐高宗時建造的大明宮內最大的建築群，是皇室召見群臣、設宴待賓、三教論衡的場所。長安三年（七〇三年），武則天在這裡招待日本遣唐使栗田真人。我想像着當年武則天坐在哪裡，「讀經史，解屬文，容止溫雅」的栗田真人坐在哪裡。月光下，甚麼都沒有發生，但我的確有着一種莫可名狀的感受。

就在發掘快要結束的時候，我負責的探溝內發現了數排不太整齊的小柱洞。這是太液池北岸環廊的遺跡。當年唐玄宗與楊貴妃可能曾在此漫步，我似乎一轉身，就可以遇到他們。

我在山東省博物館工作了十多年，有很多機會將一件件文物從庫房提出來，擺放到展櫃中；或者從展櫃中取出，歸還庫房。有一次，我帶着一批文物在台灣展出，包括這本書中所收的山東龍山文化黑陶高柄杯。展覽結束後，我裡三層外三層地

包裝這件薄如蛋殼的杯子，小心翼翼地塞上包着細棉的絲綢小軟墊，小盒子套進大盒子，大盒子外加上各種填充料，裝箱後外面再墊上軟質的材料。為了避開中山高速公路高峰時段的車流，我們天還沒亮便從台中出發。我坐在副駕駛座上，一路不斷提醒司機先生慢一些、再慢一些。親眼看著裝載文物的集裝箱進入基隆港的碼頭，我才惴惴不安地離開。文物從海路運到青島港，我從濟南帶車去青島海關迎接。回到館裡，我迫不及待地開箱檢驗。看到那件寶貝安然無恙地沉睡在盒子中，我的心才放下。那些日子，我的感覺，大概就像一位母親將未滿月的嬰兒交給了別人代管。

不同於大多數朋友隔着博物館展櫃的玻璃參觀，上述機緣使我有一種「特權」，可以零距離地接觸文物——我感覺到了它們的重量、質感、味道。視覺、觸覺、嗅覺帶來的，是與書本上所讀到的歷史不同的印象。後者無論有多麼詳細的記載和描述，都是過去時，而那些文物被我們從地下喚醒以後，就和我們處在同一個空間，看得見，摸得着，成為我們這個世界的一部分。時間不再是線性的，而是摺疊在一起。

我第一次寫田野調查報告時，用的是這樣的文字：

背壺 10 件。分三式。

I 式：2 件。AL：35，泥質灰陶。侈口，方唇，粗頸，廣肩，頸肩轉折明顯，收腹，平底。肩部有一對帶狀斜豎耳，偏於腹壁較平的背側，另一側有一下勾的突紐。口徑 10 厘米，通高 22 厘米，最大腹徑 14 厘米，底徑 7.8 厘米。

考古報告的規範要求我們不帶任何主觀色彩，客觀平實地描述所發現的材料，以供更多的研究者使用。拿楊泓先生的話來說，這種文字就像醫院的化驗報告，並不求其可讀性。許多考古學論文採用的也是這樣的文字。我完全認同學科的這類規範和傳統，但是，我在田野和博物館的全部感受，卻無法用這種文字完整地表達出來。

考古學家是在一個極為廣大的時空坐標中觀察歷史，他們有機會看到樹木，但更關心的是森林。他們對人類社會和文化整體變化的興趣，遠遠超過對個人和事件的好奇。十五年前，我來到中央美術學院教書，開始從一個新角度回望過去所熟悉的文物。在美術史的體系中，文物是「作品」，而不是考古學所說的「標本」。一條曲線從陶罐的底部緩緩上升，從容地經過它的腹部、肩部，微妙地過渡到頸部，最後在口沿的唇部完美地收束。我在課堂上用激光筆的光點離離合合地重複着這條曲線，與考古報告自上而下的描述順序不同，我想要告訴學生的是，這條線是在陶輪上從底部開始拉坯製作而成的。一塊泥巴，生長為一件器物，其背後有一雙富有創造力的手，有一個富有想像力的活生生的人。詩比歷史真實，藝術離人心更近。

我來到美院工作不久，文物出版社資深編輯李紅和張小舟女士找到我，命我與揚之水 and 孟暉兩位合作，為一本圖錄撰寫說明詞，要求生動簡明，不同於考古報告的文字風格。我承擔了這本書大約一半的篇幅，這就是二〇〇六年出版的《大聖遺音——中國古代最美的藝術品》。這本書給了我一個機會，讓我去尋找一種更自由的表達方式。

《大聖遺音》的版權早已到期，前幾年，呂寰等朋友建議我將其中的文字重新組織利用。我事情繁雜，一直未坐下來認真想這個事情。二〇一七年初冬，老友王志鈞來訪。她以前曾在多家出版社工作，我們有過合作，後來她創辦了「長歌行」兒童藝術教育中心。我知道她需要一些圖文書，便將自己多餘的一冊《大聖遺音》送她。第二天，志鈞打來電話說，建議由小女琴語配畫，出一本新書。她既保留着一位編輯的敏感，又天天接觸孩子們的繪畫，這個主意，只有她能夠想出來。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她的建議。志鈞具有令人震驚的執行力，一直到今天，她都是這本書嚴苛的監工。

書中選擇的主要是考古發現的古代文物，下限是明代。考慮到繪畫的效果，主要限於器物，沒有選擇平面性的文物（如帛畫、壁畫等），也不包括不可移動的城址、建築、沉船等遺跡。我原以為《大聖遺音》的文字大部分可以利用，但十幾年前的東西，現在讀來已經不能心安。我也聽取了編輯的修改意見，幾乎全部推倒重來，又補寫了唐代以後的部分。就形式而言，這不是一本學術著作。我不是作家，不是詩人，因此這又不是文學作品。我想，這只是一次比較個人化的寫作，我不採用考古報告和論文的範式，不拘形式地把對古代藝術的各種感受表達出來。如果這些文物不被我們發掘、發現，不被我們觀察、追問，也許它們真的就死去了。正是在我們的研究中，它們逐漸恢復了原有的身份和記憶，歷史也變得無遠弗屆。我希望通過文字，去激活文物內在的生命力，發現那些可以在今天繼續生長的東西。

小語正在讀設計專業的研究生，畫畫只是她的業餘愛好。她的工具和材料很簡單，只有水彩、彩色鉛筆和普通的水彩紙，畫幅也不大，因此讀者處處可以看到那些筆觸，甚至一些小的出入。這些手工的痕跡，比起照片來，也許另有一種溫度。她盡可能忠實於原作，不去做太多風格化的發揮，以這種樸素的方式，去接觸、領悟那些美好的創造。對她來說，這是一個難得的學習過程。

具體的出版工作，是由董秀玉先生創辦的「活字文化」主持的。我非常感謝活字文化的幾位領導對這本書的關心，特別是汪家明先生。他是我的雜文集《看見美好——文物與人物》的策劃者，我一直沒有找到機會在文字中感謝他。前後張羅這件事的，還有活字文化的陳軒兄。陳兄讀書多，為人熱情，朝氣蓬勃，還知道在哪裡可以找到好吃的東西。

志鈞從家中帶來精緻的茶點，在我凌亂不堪的工作室硬是擠出一塊地方來，擺出那些雅致的花樣，還有陳軒、李猛、澤丹、小語，大家一起討論、喝茶。這樣的聚會，令人難忘。

寫作過程中，我每天將一幅畫和一篇文字發佈在微信朋友圈，每天都得到師友們熱情的鼓勵和指導，也感謝他們持續不斷的支持。

這是我與女兒的第一次合作。看到她努力做事，看到她的成長，我很高興。

鄭 岩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土石本色

人面魚紋彩陶盆 \ 2

船形彩陶壺 \ 4

鸛魚石斧圖彩陶缸 \ 6

人形彩陶瓶 \ 8

鷹形黑陶鼎 \ 10

舞蹈紋彩陶盆 \ 12

花瓣紋彩陶壺 \ 14

黑陶高柄杯 \ 16

黃陶鬲 \ 18

玉龍 \ 20

玉笄 \ 22



青銅表情



銅爵\26

鑲嵌綠松石銅牌飾\28

祭祀狩獵刻辭牛骨\30

司母戊鼎\32

婦好銅鉞\34

四羊方尊\36

玉象\38

羽人玉配飾\40

金面銅人頭像\42

何尊\44

日己方彝\48

大克鼎\50

曾仲旂父方壺\52

牌形玉飾\54

錯金銀龍鳳銅案\56

貼金猿形銀帶鉤\58

銅鹿角立鶴\60

彩繪漆鴛鴦形豆\62

陶跪射武士俑\66

陶百戲俑\68

長信宮燈\70

鎏金銅馬\72

四神紋玉鋪首\74

玉羽人奔馬\76

雙層九子彩繪漆妝奩\78

雲鳥紋漆盤\80

銀盒\82

玉角杯\84

牛形錯銀銅燈\86

神獸紋玉樽\88

陶執甬農夫俑\90

陶擊鼓說唱俑\92

井鹽畫像磚\94

陶倉樓\96

虎噬牛銅俎\98

日出 而作



鐵馬菱舟

青釉羊尊 \ 102

青釉蛙形水注 \ 104

銅奔馬 \ 106

青釉香熏 \ 108

金步搖冠飾 \ 110

鴨形玻璃水注 \ 112

石獸 \ 114

青釉蓮瓣紋蓋罐 \ 116

陶供養人頭像 \ 118

石雕脅侍菩薩像 \ 120

彩繪石雕菩薩像 \ 122

青釉仰覆蓮花尊 \ 124

黃釉瓷扁壺 \ 126

鑲嵌珠寶金飾 \ 128

鎏金銀胡瓶 \ 130



金銀歲月



鑲金仕女狩獵紋八瓣銀杯 \ 134

鑲金鸚鵡紋提樑銀罐 \ 136

鑲金舞馬銜杯紋銀壺 \ 138

葡萄花鳥紋銀香囊 \ 140

鳳鳥銜枝鑲金銀釵 \ 142

鑲金銅塔 \ 144

人物花鳥紋螺鈿漆背銅鏡 \ 146

獸首瑪瑙杯 \ 148

八棱淨水秘色瓷瓶 \ 150

三彩載樂舞駱駝 \ 152

彩繪陶小憩女童駱駝 \ 154

木身錦衣裙仕女俑 \ 156

遠方 遠方

蓮花形鵲尾銀香爐 \ 160

鑲金臥鹿紋銀雞冠壺 \ 162

玉六事 \ 164

白釉波浪紋瓷海螺 \ 166

天青釉蓮花式溫碗 \ 168

青釉琮式瓶 \ 170

白釉褐彩鵲鴿圖虎形枕 \ 172

青花鳳首扁壺 \ 174

青花蕭何月下追韓信梅瓶 \ 176

青白釉觀音像 \ 180

白地黑花嬰戲紋罐 \ 182

廣寒宮圖嵌螺鈿黑漆盤殘片 \ 184

金鑲寶石累絲繅環 \ 186

金累絲點翠鳳冠 \ 188

五彩魚藻紋蓋罐 \ 190

青花躍魚紋盤 \ 192

畫在後面的畫 鄭槩語 \ 195



五六千歲，還算年輕。

在爸爸的文字中、女兒的畫筆下，

文物繼續生長。



土石本色

人們將種子儲藏在彩陶壺中，
盤算着來年的豐收。



人面魚紋彩陶盆

仰韶文化（約公元前 5000 — 前 3000 年）

高 16.5 厘米，口徑 39.8 厘米

1955 年陝西西安半坡出土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中國最早的陶器出現於大約兩萬年之前。土加水成形，浴火而堅，從物理變化到化學變化，幻化出煮飯的鍋、盛水的碗、祭神的酒杯……伴隨着製陶技術的發展，長江南岸的稻花香了，黃河拐彎處的粟米熟了，收割的石刀越磨越亮，農業的時代到來了。在史家那裡，這個時代，叫作新石器時代。

人們隨處可以找到發揮繪畫和雕塑才能的媒材，心存目識的各種形狀在一塊塊泥巴中生長。陶盆上以黑彩繪出的奇特的臉，是螃蟹？是捕魚人的肖像？是祖先的面容？是保佑他們的神明？……其實，這並不是一個畫謎，那時，村子裡老老少少，人人熟知這樣的面孔。可惜，它的身份證丟失在了時光的旅途中。

船形彩陶壺

仰韶文化（約公元前 5000 — 前 3000 年）
高 15.6 厘米，口徑 4.5 厘米，長 24.8 厘米
1958 年陝西寶雞北首嶺出土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村子的新址選擇在金陵河西岸的台地上，位置既不高也不低。河水上漲時，不至於淹沒家園；河水下降了，取水也不會太遠。村西的壕溝用來防範野獸的襲擾，走過簡易的橋，便是新開墾的農田。燒製盆盆罐罐的陶窯設在靠近河岸的斷崖上，老窯工起早貪黑地勞作，每天迎送着下河捕魚的年輕人。漁獵，仍是農業、畜牧以外重要的食物來源。

老窯工說，這是昨夜歸來的那葉漁舟，太陽升起來了，疲憊的網晾曬在它的身上。

鸛魚石斧圖彩陶缸

仰韶文化（約公元前 5000 — 前 3000 年）

高 47 厘米，口徑 32.7 厘米，底徑 19.5 厘米

1978 年河南臨汝縣閻村出土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與常見的幾何圖案不一樣，這是一幅鴻篇巨製。人們站在一側就可以看到它全部的細節，而背面甚麼都沒有。在畫師眼中，陶缸的這個側面，變為一塊平展的畫布。時間緊張，他手裡只有黑色和白色。但這難不倒他，他將坯的固有色借作中間色，白色跳出來，黑色沉下去。神氣的白鸛沒有描邊，這是「沒骨」的筆法；僵死的魚畫出了輪廓，這是「雙鉤」的技巧——千百年後的這些術語還沒有出現，但行動已經遙遙領先。噢，石斧手柄上的帶子要紮緊。畫師扔下筆，拿來一枚尖利的箭頭，用力刻上那些細密的網紋。

陶缸燒成了，預先占卜好的時辰也到了。

新上任的年輕酋長，聲音如此洪亮——

我偉大的前輩啊，您多麼健壯，多麼威武！您手握一柄鋒利的石斧，率領我們鸛部落擊敗了魚部落的來犯。這樣的功績，多少年來一直在我們鸛部落傳揚。現在，我們將您安葬在大陶缸中，英雄的故事，就畫在缸的外面。我在斧柄上加註您不朽的名號。您聽，子孫們的頌歌唱響了！

人形彩陶瓶

仰韶文化（約公元前 5000 — 前 3000 年）

高 31.8 厘米，口徑 4.5 厘米

1973 年甘肅秦安大地灣出土

甘肅省博物館藏



一塊泥片，簡單地捏塑出鼻子，戳壓出眼睛、嘴巴、耳孔，貼在陶瓶的口部，兩側與腦後再刻出下垂的長髮，頂部仍保留着可以使用的瓶口。霎時，橄欖狀的瓶身變成了孕婦的腹部，黑彩描繪的薔薇花化作她漂亮的衣服。

也許，人們會將種子儲藏其中，去盤算來年的豐收。

活下來，要吃飯；傳下去，要生子。在先民的心中，這兩件事情實在難以分割，就讓糧食與寶寶一起孕育、一起成長。

鷹形黑陶鼎

仰韶文化（約公元前 5000 — 前 3000 年）

高 35.8 厘米

1958 年陝西華縣太平莊出土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雄鷹雙翼收起，尾羽在不經意間輕輕觸地。但它突出的雙目、勾起的尖喙、起伏的肌肉，卻包藏着搏擊長空的勇氣。中空的腹內，需要填充上足夠的食糧，才能與外部力量抗衡。

出土此器的墓葬中，安葬着一位成年女性。墓內隨葬的大量骨器和陶器，顯示出其地位不同尋常。這件造型特殊的陶鼎，可能也是其身份與權力的標誌。

舞蹈紋彩陶盆

馬家窯文化（約公元前 3000 — 前 1900 年）

高 14.1 厘米，口徑 29 厘米，底徑 10 厘米

1973 年青海大通上孫家寨出土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沿着黃河溯流而上，彩陶的統治一直擴展到甘肅、青海。

青海大通河流域發現的多件陶器上，繪有手拉手跳舞的小人。
孫家寨村這件陶盆，內壁周圍畫了三組舞者，每組五人。

夕陽返照，剪裁出舞者的身影，隱藏了他們的眉眼。是那一樣的隊形、一樣的步調、一樣甩動的髮辮和帶飾，暴露了他們的心情。注入半盆清水，笑聲、歌聲倒映在了池塘中。

向西，再向西，在中亞地區七千三百多年前的薩馬拉文化彩陶上，也見有大同小異的人形。是否有一條「彩陶之路」，跨過萬里千年，讓那些陌生的人拉起了手？材料太少，這樣的問題，還沒有答案。

花瓣紋彩陶壺

大汶口文化（約公元前 4300 — 前 2600 年）

高 19.5 厘米，口徑 7 厘米

1966 年江蘇邳州市大墩子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在距離大海不遠處的一個村莊裡，陶工將這些漂亮的花瓣熟練地畫在一件普通的陶壺上，而這原本是黃河中游陶器上流行的圖樣。考古學家關心的問題是：誰、甚麼時候、為甚麼、怎麼樣把它們帶到了這裡？